



紫芝園漫筆

七

1 曾 5
20
7



紫芝園漫筆卷之七

信陽太守純德夫著



飲食之字上嗜字脫

人之食性不全如其面焉然衆所嗜而独不嗜衆所不嗜而独嗜之者又性之偏也昔人有嗜凡甲嗜瘡痂者人性也已其於飲食所嗜所惡異於衆者非偏性則癖疾也丈夫固有之而婦人尤多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強字陸氏釋文不音晦菴本義從之語錄亦明言其不可讀作上聲按光字平聲者自然之強上彳者強之也朱子益以本文君子謂聖人聖人於事無所



勉強其強乃自然耳。此其所以興天地合其德也。徂徠先生謂陸氏失之。朱子從陸亦非強字。當作上。豈說是也。蓋六十四卦大象皆言人用易。其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者。以事之大小位之貴賤言之。均之皆君子也。君子觀易象以修身。以齊家。以治國。以平天下。所以施之行事也。故皆言以用也。君子觀天行健之象。以之。勉自強而不敢息也。強勉強也。勉強之強是活字。君子以易之所用力。當如是。若強弱之強是死字。非以易之功失也。說云。鹽：文王令聞不已。鹽二勉也。是文王亦以勉強。得令聞也。朱子本以中庸所謂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為聖人之事。故以此強字為自然之強也。殊不知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常人亦有之。如於雉能之事。雖聖人亦豈不勉強哉。故自強不息。君子所以則天也。禹曰。予思日孜孜。亦聖人之自強也。

享保間。海內糶賤甚。一年賤。一年至。辛亥。石價如曩。販三年。士大夫大困。於是東都一士人。宅中有廢窖。方丈。欲以土填之。名役夫而興之。謀役夫曰。於近所無所取土。若取諸某處。則費一金。為君計者。不如此。米填之。

入大庫。每事問禮也。取人無行。是禮者。而孔子獨行之。或者

詩之不知禮也故孔子曰是禮也是蓋夫子初入太廟每事也他日又入太廟亦後如之故於鄉黨篇記之曰入太廟每事問是知夫子每入太廟必行是禮也說者乃徒以為慎之至而謂鄉黨篇者為重出皆非

德之不修學之不習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且憂也自孔安國以來說者皆以為夫子自憂但朱先生獨謂憂以事乎千古卓見哉蓋凡言憂者皆自己憂彼所憂在彼如父母唯其疾之憂是父母憂子也及如憂君憂民憂國憂社稷皆是也若夫在己身上謂之患如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

也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患得之患失之之類及病患之患皆是也故憂患二字其義自別用之各有所當不可不知也但朱未論及之予故詳之

戰國策云五穀所生言所生五穀也非麥而豆言非麥即豆也文法亦有如此者

申韓並稱者以其道相類也以其人言之似申不及韓然韓有其昏申則其昏不傳無以考之惟見國策所載申子一二事知其不及韓不啻雁行耳

但朱先生定說以周尺當倭七十二分弱者以成教言之也

其實周尺當今七寸一分九釐六毛三系嘗以此筭器量曰
考工記云臬氏為量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一鬴鄭注
四斛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今六斗四斛也今按鬴釜通
論語左傳皆作釜深尺內方尺古尺當今七寸一分九厘六
毛三系再自乘之得三百七十二寸六七二八七一六五三
三四七是嘉量一鬴六斗四斛之積實也今量方四寸九分
深二寸七分為斛方四寸九分自相乘之得二百四十四零
一以深二寸七分乘之得六十四寸八二七是今量一斛之
積實也置嘉量一鬴之積今之量一斛之積除之則知一釜

當今五斛七分四尺八抄七撮二圭九二五八六九三八六
有奇六十四分之則知嘉量一斛當今八勺九抄八撮二圭
三八九四六六七有奇論語興之庾勺十六斗當今一斗四
斛三合七勺一抄八撮二圭三一四六七二有奇興之粟五
秉二十六斛當今一石四斗三斛七合一勺八抄二撮三圭
一四六七二有奇五秉八十斛當今七石一斗八斛五合九
勺一抄一撮五圭七二三六有奇粟九百孔安國以為九百
斗即九十斛當今八石零八斛四合一勺五抄零五圭二有
寸北蓋月俸也十二月共得千八十斛當今九十七石零二

九合八勺零六撮二圭四有奇三斗五升為一苞則一歲之
俸是二百七十七苞實為中士之祿考一記注奎一則鐘
六斛四斗當今五斗七升四合八勺七抄二撮九圭有奇五
斗五鐘六万四千斛當今五千七百四十八石七斗二升九
合二尺五抄八撮六圭有奇

後世鐘鼓收子牛收九下丑未收八下寅申收七下卯酉收
六下辰戌收五下己亥收四下世人不知其始於何世亦不
知數之所本按楊雄太玄經云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
卯酉六辰戌五己亥四十二支數蓋出於此惟以此數報收

則予亦未知其所起耳

風俗通載應劭之祖文椰為汲令主簿杜宣詣之賜之酒收
此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中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
其日便得習懷痛切妨損飲食晉書廣傳載廣客在坐飲酒
壁上有角子添尽作蛇影於杯中客以為真蛇意甚惡之既
飲而疾二人後皆相其影而疾頓愈是二事全同傳記中
固有如此者李翰蒙求乃舍漢事而取晉事何也唐詩云消
愁已辨酒中蛇酒中蛇事有二不知詩人孰適用說者必引
晉晉以蒙求為據而不復引風俗通可謂疎矣

畫

今之詩人好作懷古覽古未嘗遊其地而作想像之見特失
其實得非欺人乎豈間有佳者則予不欲效之矣

班掾作古今人表後儒詩其無與於漢史誠然余惟孟堅時
欲品茅漢人為九等而不足其著非以古人比之不可以盡
之故有此作也非有意於表古人特以表今人耳

先王建国大對子茅功臣封子茅親也封功臣賢也非
此二者不得封侯漢晉年表於外戚侯者目以恩澤侯貶意
自見春妹之筆也

列女傳云晏子長不滿三尺三字必誤孔子云僬僥氏長三

尺短之至也然則也安有不滿三尺之人哉

漢晉載高祖詔曰橫狀曰橫末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
謂其長率即橫身也小者其徒屬也純按大者王小者侯言
漢所以賞橫若王若侯有二端也孟子陳代曰今一見之小
則霸大則以王亦就一國言之也不然田橫徒屬五百人寧
可勝封哉顏注謬矣史記載此詞曰橫末大者則王小者迺
侯耳言漢之封橫大則王小亦不下侯也一迺字以是其意
明大小就橫一身言之也漢晉注不可從也

日令去土潤溽暑鄭康成注云潤溽謂塗濕也純按周書收

訓解云土潤不溽暑物不心罨鄭氏以潤溽連統周昏以土
潤上連土潤下連暑陳澧禮記集說云溽濕也土之氣濕故
蒸鬱而為濕暑也以溽暑連統如周易柳子厚詩云南州溽
暑醉如泥溽暑亦如周昏之說則當以陳氏為是月令又曰
其挺又出鄭注云其挺馬蠶也顏氏家訓云說文曰其似蒲
而小根可為刷履雅云馬蠶其也通俗文又曰馬灌易統通
卦驗云鬲云其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其挺似
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其韋挺出之然則月令注其挺為草
名誤矣純按周昏云其挺不生卿士專推是以其挺為草名

誤矣純按周書云其挺不生卿士專生是以其挺為草名與
顏氏所引云鬲同康成當有所考未可遽以高誘為是本文
云其始生其挺出陳氏集說云其挺皆香草此從鄭氏
亦以其挺為草名也今定當從之為是

周書王會解載四方外處所獻禽獸與山海經所載相似皆
為奇怪非常之物

周昏史記解列古之亡國而言其所以亡甚詳後王不可不
鑒也

後世學者各立意見交相是非儒固有之而叔氏為甚彼其

所爭特末師之是非耳舍本逐末甚亦非末猶為幹自幹而
枝々又生枝去本殊遠則其為非亦大可謂惑矣嘗有一僧
頗好學問時々見論語予以近日師之所論說內言其說云
云皆所謂末師之是非也予曰昔南里有衆逐兔者兔走北
里北里子又逐之南里人曰我所逐也北里人曰兔何主
之有獲之則是二里人未獲一兔子遂爭而鬪兔亡鬪者不
止卒至殺傷豈不惑哉自予觀之今之談佛法者皆里人之
逐兔也即今其所論悉是而兔之亡久矣况所論未必是乎
僧悅

升菴先生謂宋儒為瑣儒為盲儒非過言也謂明人之陋者
為宋人之應也甚當

或問醫書云癢美疾也是言何謂也曰人身痛癢皆疾也惟
痛重微人亦若之癢之輕者人亦不甚苦故謂之美疾也凡
痛甚者得微癢則喜癢甚者得微痛而解夫疾有微甚痛癢
亦何所取捨乎所謂美疾者蓋謂癢之輕者耳若癢之甚者
為患固大吾亦未見其為美也

傷寒之疾其名不一曰傷寒曰中寒曰溫病曰熱病曰收疫
發有早晚其癘亦殊故立名不同其實皆傷寒也今俗通謂

之敗疫惟今之医者不學傷寒見敗疫而不以為傷寒以雜
病治之死者不止十二三其不死者亦必數日纔能起是死
者固医殺之不死者非医之力也病勢尽而命未几耳余少
好医方嘗讀長張沙傷寒論粗通大意由是稍知治人之病
敗得見効凡人病熱寒者無不有六經之症医者必求其症
因就其經而治之藥必大劑務有歐邪去熱退然後量興
參苓益氣四君十全湯等以調和脾胃補助元氣此古今通
法也今之業医者率不讀傷寒論故不知敗疫傷寒論見人
之病寒熱而不識六經之症其治不如法是以藥不的中也

有幸而偶中者小劑力弱不能勝邪故邪氣留連弗去其人
則困於是遽行峻補兼用參附大劑以助之正氣未及受益
而邪熱濕之復熾從此以往變症百出無有端倪更医改
方治之莫能奏効弥日不愈遂成壞病在床飲食日減
形羸肉脫氣息奄奄猶旬余日約三月而後死若死者非
当死而不当死而死不得生者也其实医者殺之也若此
者予多見之每每為之大息人聞予言金為医者亦未以為
然况常人乎嘗有一医為予言曰今之世無傷寒唯有敗疫
嗚呼謬哉夫仲景所謂正傷寒者於世罕有豈惟今日蓋自

古然耳今之所謂收疫者。虽非正傷寒。而六經之症。見其一。二。則是傷寒之屬也。豈宜以雜病治之乎。予故曰。今之病。收疫者。皆為醫。誤其不死者。幸也。夫傷寒者。四收之異名。而今。槩謂之收疫。亦非其義也。蓋世俗畏傷寒。故醫者為之。諱耳。惟疫亦非美名。而不难言之者。俗習也已。

世間庸醫。率不能療疾。藥之未効。其人疲困。則恐元氣。難保。於是急用大劑人參。湯與服。殊不知元氣。不能敵疾。神之無益矣。人參。誠所謂反元氣。於無何有之鄉也。然不治見病。而再補元氣。非所聞也。若邪不去。氣不行。熱不清。令不溫。毒不

解。痛不已。滯不導。泄不止。腫不消。燥不潤。而徒服人參者。譬之是猶不捕賊。而修其城垣。不救火。而葺其室屋也。可謂愚矣。庸醫以是殺人。病家以是受殃。豈不痛哉。况今我東方人。參之價。三倍黃金。不易多。得之物也。豈可妄用以損人命。且以傷人財乎。

自古四民族。姓之亂。未有我日本者也。姓族所以亂者。由養子。起養子者。取他人之子。以為嗣也。國家不立禁。堵者。聽於。是無子者。捨其宗族。而取它人之子。有貧者。多子者。除其一。可以為嗣者。餘。盡。與。人。此風盛行于世。虽有土之君。猶為之。

其所置之子死而已卒亦乞他人之子以為嗣者有之如近
收高田候是也風俗之敗可勝歎哉余嘗言曰今人視棄其
族如脫敝屣不其然乎

文廟正德元年朝鮮使來聘收古河候忠良為侍中年二
十二面白朝鮮人見之退而曰文學新井君美曰嘗聞日本
人好色信然君美曰是何言也客曰我入朝見

王之本臣侍中有年少傅粉者彼胡為者而年少在大臣之
位乎我是以知

王之好色也君美曰彼以列候將士萬騎者寡君之仇牙也

此以在側非以色也彼自面白耳非傅粉也他日

王享使者樂有左右兩部右部者高麗樂也舞者一少年面
白享罷朝鮮人又謂君美曰日本人果好色矣君美曰何也
曰婦觀舞見右部舞者傅粉失樂象德者也今舞者傅粉以
媚觀者豈非國人悅色乎君美笑曰僕不佞未學樂故不知
舞者傅粉否也意者婦之舞者亦其面白耳客何怪之且
兩部者高麗樂也高麗人知之朝鮮人辭屈而止後新井子
以告古河候聞者以為敏古河候云

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下未葬大赦天下余謂過矣天子崩

非大赦之也。昏曰昔災肆赦，易云赦宥罪眚，即過也。唯過興災，先王之所赦也。其它未有妄赦者也。漢數赦天下，皆赦有罪也。有罪而赦，何以懲惡？不懲，何以治民？先王所以無赦也。漢之君臣以赦為仁，不知道之過也。景帝紀云：弗能勝歲，師古曰：勝，歲盡知之。解勝為，其甚。言可勝不可勝之美，皆當用托解勝平，志音升。有一匿者名玄的，未見。余恥有一昏生在坐，聞客名失笑，余禁之而止。客去，余問之曰：向子何笑？對曰：某聞客名，因想見宮女面也。余曰：然夫未荒史記耳。

樗类有臭樗，其柔微臭，可食。僧家不茹葷者，株以代葷，名為香椿。冬日枝葉皆脫，至春復生。

周靈王太子晉年十七死，見逸周書。他昏言其吹笙跨鶴上仙者，後世虛談也。

王充論衡云：禍福之來，皆偶然，非善惡之行所能致也。其論甚詳，其言甚矣。是以荒者常為之擊節，乃禍虛福虛者篇亡。純謂充之論未必然。予嘗求諸往聖前賢之言，曰：惠迪吉，從逆凶。惟景響非大禹之謨。子曰：招滿損，謙受益。乃天道非伯益之謨。子曰：天道福善禍淫，非成湯之謨。子曰：惟上帝不常。

災

你善降之百祥。你不善你之百殃。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

降

感有德

僭

天降災祥在德。非伊尹之訓。子文王演易言吉凶禍福變化無常。武公周公開口輒稱天命。靡常尚書所記不暇枚舉。孔子曰。贊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天道虧盈而受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凡此皆所謂先王之法言。而君子之所以誨人也。夫福善禍淫報應之理。聖人非特設為是言。以訓于民。古今事蹟傳記所載。與吾人所聞見。歷歷焉。豈可謂空言無徵乎。然天之福善禍淫。亦有近遠。今者或在數十年之後。或

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近者亦未必若小兒持錢買餅。左手取餅。右手與錢。故老聃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豈不誠哉。謂之天網。明不可逃也。恢。言其近。其遠不可的知也。疏言不煩密也。恢。言其以愚民疑之。惟其疏。是以小人微幸。然而不失。故君子魯而敬之。不獨長而敬之。必以告人。今其戒慎恐懼。此教之所以立也。設使天之福善禍淫。如人君之於臣下。賞不踰時。罰不旋踵。則夫人見而知之。何待教命哉。惟其冥不可見。世之君子尚惑焉。况小人乎。故自二帝三王。以至仲尼。莫不殷勤於斯。後之奉教者。復何容疑於其間乎。若克

之言不可以訓者也

王充疑堯舜茅茨不剪采椽不斷曰經曰彌成五服丘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
訖按昏益稷之文云彌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此禹自言其治洪水而定九州也孔氏傳云五服候甸甸要荒服也是也下文言至于五千五千里也蓋充偶記上一句而忘下文故其說謬耳安有服色至于五千乎

太史公記成康之世天下太平曰刑錯不用四十余年不用錯置也猶言陳設也古書刑錯者多矣其文皆同論衡之刑錯不用四十余年此變史記文而以錯為廢置謬矣班孟堅文記贊云爰致刑錯漢儒往二如此說失古辭之旨也不然直以刑錯為治安之稱非歇後之辭也此事余嘗有辨之
舉直錯諸枉諸之也言舉直者錯之於枉者之上也蓋自王伯厚始有此說大得聖旨古注包咸說以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非也按漢宣帝詔曰舉錯曲直則知自漢初傳論語者已說如此其謬曰矣
人之行有善惡小小者各有大小然小善弗能消大惡小惡

能損大善譬猶藥餌興毒物藥餌魚有除疾延壽之力必多
服久服乃見其効毒物之害人也則有藥餌所不能治者甚
有入口即殺人者可不畏乎由是觀之惡魚小不可以不戒
也

月令云羞以合桃鄭注合桃櫻桃也古未相傳以合桃櫻桃
一名二物然西京雜記載上林苑中名花異樹有桃十而櫻
桃合桃別為二桃則似非一物

淵明歸去來曰策扶老以流憩扶老杖名其種有三一曰扶
老木在上林苑見西京雜記二曰扶老竹即切竹出龜山見

山海經三曰扶老藤見後漢晉蔡頌傳注不知淵明所策是
木耶竹耶藤耶

樂浪郡樂音洛潛夫論云東閩樂浪西置燉煌此其証也浪
音狼

元祿中相州民間有寡婦年可四十無故不食三年牧隊聞
之召見而問之曰何故不食對曰妾身無所病亦無他故但
不欲食耳牧隊未之信也牧隊家在東都後歸復召寡婦至
則留之旬餘以驗之信然不食唯取飲白湯一小碗顏色肌
膚興常人無異医者診其脉亦和平云京保間東都賈家畜

一婢三四日一食肌層充實主人之妻怪而問之對曰不欲食耳非有所病也買家之婦其夫皆弗信以為將有變也乃謀遣之余所議僧某者與買家之婦兄弟余故聞焉吾外甥正曰尚規畜一奴長州之產也一日唯餽一食亦不多力作行走不異常奴居三歲辭去人有亦如此者不可以常理論尔

古文辭簡尚昏至矣次則左氏其所以難說難解者章寡句句寡字也是故說古文者必添字足辭今文圖備則其義易通矣予嘗為說左氏傳者因取其中一章作添字以示之若

曉此法則非特可以說古文辭亦可以為之并錄于此

莊公八年春候襄公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此取而往襄公曰

及此而令代二人行期暮年戌公問不至二人請代公弗許

故二人謀作亂襄公之父僖公二二之母弟曰夷仲各年年

生公孫無知二二有電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子襄公惡而

結然之二人因之知以為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電無知便

捷之連聞公曰據則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春候襄公游于姑于

替逐田于貝丘公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

敢見現予射之豕如人立而啼公懼隊墜于車傷足喪屨反

宮誅責屨於待人費弗得鞭之費見血費之過賊于門賊却而東之費曰我奚御禦哉祖而示之皆賊信之費費請先入伏匿公而出劓於川中小臣右之紛如劓死於階下賊遂入小臣孟陽代公居牀賊殺孟陽于牀曰此非君也不矣君見公之三千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

享保中國崎嶇候忠之自京尹入執政主國計十余年所行無非損下益上之事朝野憎之謗譏大作忠之不以為意居之泰然上以為忠益之祿万石以賞之忠之得意滋甚庚戌夏俄然免執政尋告老為僧号祥岳太宰子曰死矣祥岳君

容曰何以言之曰君執政十余年得意尤甚一旦已之譬猶魚之失水也能無死乎君若能不死是丈夫矣明年三月祥岳君薨太宰子曰果非夫也

富貴可欲也不可求也君子知其不可求故弗求也孔子曰富貴是人之所欲也言欲富貴者人之情也富而可求也魚執鞭之事吾亦為之是孔子亦欲富也欲之而弗求斯為君子矣淵明曰富貴非吾願此非人情也虛語也已

方俗以小兒出痘為神所為人家有出痘者必為神位於室中以酒饌祭之禁凶服者與婦人有月事者吾友柴山子文

丁父憂而其女出痘內人欲為神位子文曰爾以痘為神乎
曰然子文曰吾聞痘神忌凶服者今我在服而吾女出痘若
神果忌凶服者則宜不臨吾家若不知在服則不足以為神
何用神祭為內人曰敬聞命矣乃不為神位其女出痘如法
而安云太宰子曰子文固達矣其內人亦能聽矣夫喪家有
出痘者痘神不忌凶服者明矣童女有因痘熱經行者痘神
尚何忌他婦人有日事者哉此可以知俗說之妄也如子文
者可謂達矣

阿多縛身毒神名漢云大元師叔氏為王公祠之曰服怨敵

也交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無庸祠阿多縛也苟不仁則怨敵
起於蕭牆之內阿多縛身靈豈能服之哉孔子曰丘之禱又
久矣

殷周改正朔說者或以但改正朔而不改日數或以改正朔
亦改日數自宋儒以來聚訟紛紛互相是非如張虛寧所考
竟未有歸一之論焉余謂夏正非禹之所創也乃五帝之道
溥天昭之正人事之宜而万世不易者也成湯以征伐溥天
下而首改正朔以為革命之初創作之始不如是無以俾民
去故從新也是改正朔自成湯始而武王亦用斯道也夫既

改正朔則日數從之四返亦從之安有改正朔而日數如故者哉不然春秣何以昏春王正月辛唯夏時之行於民間也尚矣是以自農桑之業以至於凡百人事未有不以為準者也故雖國家固有代正朔然民常言夏時也夫奉正朔者臣民之義也是以士君子之立言行事必從當代正朔若夫庶民之私言及里巷歌謠之詞率以夏正為言上之人不亦敢禁之且聽其私言耳故周勃有言夏正者如左氏傳卜偃所云九月十日之交及絳縣之人所云正日甲子朔論語曾皙所云暮春亦皆以夏正言之此其証也左氏傳曰元年春

王周正月言是正日是周之正月非民間所云夏之正日也由是觀之夏正之存于民間而不亡也可見矣以余所見三代正朔之論復何聚訟之有死者如可作也吾將質諸古人矣古肉字而作五六之六見字彙日本播州有突栗郡長門大夫有突戶氏皆此字也俗作突完全之完者誤也檀弓云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便焉曰寡君達而君薨弗為服也鄭康成云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統謂此注大謬大臣有饋於君安有不曰獻者乎出使而稱其君於外安有不曰寡君者乎是二者為臣之常禮何

須記於此哉。本文明言君有饋焉，非君饋之，而何使焉者言君使人於是仕者也。夫仕而未有祿，是未列於臣位者也。未列於臣位，則君待之以客禮，是以饋之曰飲。使者將命曰寡君夫仕者，雖未有祿，然其君費則為之服，與有服者同。如去其國而君費，則弗為服也。此本文之旨也。詳之可見矣。陳澧集說，園外所載方氏之說，其意如此，可謂深得經旨矣。其園內者，仍古注之意，不可從也。

右曾飲者一人亡酒，衆共追之，咸曰：夫猶能亡之，未大醉也。盍復之乎？或曰：夫平日未嘗亡酒，而今亡困也，放之可也。酒

罷明日亡者之妻，聞故焉，疇昔我困甚，困亡匿於床下，衆君子咸追之曰：復之將沃飲焉。有一二奴才，此之曰夫，實困矣，放之可也。一飲酒間，亦甚以見人之仁不仁也。聞者絕倒。享保壬子三月二十八日乙酉，東都人數十歲後先起，延燒約方二十余里，其一記于西城下者，焚城樓一所，其它邸第倉庫寺院街坊所在，民屋罹災者，莫知其數者。都下從前多大火，然一火分為數道而已，未有數十歲後先起如是者也。自耆老八九十者，未之前聞云，實天災也。此日吾黨芝園亦當火道，不救將焚，幸得一二人為火而來，於是藉其力以

救之鄰里多罹災而吾宅無恙幸哉友人者誰長坂國文大
村子敬也

壬子夏寒踰常年至四月下旬尚如常年二三月之交於是
四月初十日夜有飛雁之聲收穀雨之十三日立夏之前四
日也物候之後收有如先者虽有閏五月實亦收之失也
東都多風海內無以他處唯一收多風或收一日大風而已
東都則終歲多風動輒連日八方更發率無間日實為大患
火災數起職此之由惟元祿以前尚無間日享保以來多風
數倍昔年甚至敗椽朽木發屋者亦比年有之且元祿以前

都下火起必以北風自冬十月至春二月實多火警余曰希
有惟成寅九月六日火以南風享保以來火以南風者十七
八如下酉六日九日己亥四日北日辛丑三日三日四日乙
己二日十四日庚戌三日十七日皆火起於南風余其以北
風者多在二三四日之間而冬日火警驟然亦氣運之一大
變也

海上有颶風謂四方之風也海船遇之必被其害一日俱風
六可懼也東都瀕海亦有是風也火起遇之延燒必廣
關東本無鯨魚戊申九月二日東都大水漁者獲鯨魚長一

二尺見者異之。尔後御下諸水常有之。鴻者捕而鬻之於市。地氣之變實近世之一異事也。

古曆不推日月食。古人言日月食者皆見而知之也。是以古者自天子諸侯祭祀賓客之禮。過日食則禋。窳引及垣。日食則上而不行。以為變也。夫惟見而知之。是以阴雨不見日。則食不知也。不然春姝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要之為六七年一食。可疎矣。及至後世。曆術漸精。於是有所知日。月食。則食陰雨不見日。然能以數推之。而暗知其食焉。所以日食多於古也。夫以人之智力。能前知之。則日食若非夫

變者也。由是後之曆家。誇其推測之工。曰日食有定數焉。非變也。乃其常也。殊不知聖人以戒存。便後之人。主知懼也。不然古人之智術。豈弗能前知之乎。今夫曆之可以驗其術者。莫如日月之食。漢魏以來。治曆者世不乏人。或因古法而修之。或叙新術以精之。精之又精。微之又微。析毫剖芒。數法殆盡。於是七政之運。在人掌握。冥冥之天一算。可測矣。其為術亦可謂妙矣。雖然。天本動物。魚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杜元凱既言之。況至大之天。而謀者尺寸之間。毫厘之差。不見而萬里之謬。不可知乎。故今日所推不能必明日之驗。

又焉知今日至要之術不為異哉之弁髦哉是以古之人不
貴前知而貴見知不惟日食為然史官紀日必視日之盈虛
晦朔弦望之外曰耻曰哉生明曰哉生魄曰既生魄曰旁死
魄凡此皆謹昏其所見以明曆象敬天且備參驗矣故古之
人寧畧施推步弗敏以天為可測知其動物也所謂神道設
教者此其一事也由是觀之後之曆家者流何足以知聖人
之道乎

礼大學記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允氏傳寧羸云夫子壹
之壹是壹之其義同也

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三代明王未有不貽厥孫謀者也
自秦漢以後罕有能爾何如斯可謂之貽厥孫傳云古之王
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邑分之采物著之話
言為之律度陳之摯極引之表儀予之訓法告之訓典教之
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礼則便毋其失土宜衆隸賴之而後
即命聖王同文斯之摺貽厥孫謀

允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謂陰陽之
中氣也下文杜注曰愔則失中和之氣是也林堯叟以為至
正大中之理乃宋儒之說也不可從也

孟子曰親過小而怨是不可拔也趙岐曰砥激也過小耳而
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朱喜曰砥水激石也不可
砥言激之而遽怒也如趙說則不可二字似行朱說不可
砥一句似連而砥之一字不明要之二家皆見砥字從石而
泥耳善哉孫奭疏獨以弑諫為說大得古義蓋謂親之過小
者宜弑諫令自覺其過所以為孝也乃君直怨之是以親為
不可弑諫是殆頑鴛視其父母也故謂之不存大抵古人用
字在色不在形如弑字弑微之義則興拔砥全音或用拔字
或用砥字何不可之有視其偏旁立之異義所謂許氏說分

別之學也能曉此窠窟然後可以說古書矣吾間諸方密之
氏

口實字有二義高晉云予恐末世以台為口實孔傳曰恐末
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矣一義也易曰自求口實尤氏
傳曰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口實皆謂食也此一義
也

古今儒生之學有二途焉一曰有用之學二曰無用之學小
之足以修身大之足以治天下國家是知有用之學虛語浮
詞置事累篇以多為勝徒足以悅人驚世而無以裨裨名教

是以為無用之學誠志于學者不可以不知所向也

宋儒之愚者當以林希逸為最夫為老列在三子著口義往
來傳會以釋氏之說又收以吾聖人之道較之夫三子之所
以為道與吾聖人與釋氏皆異其指龜則有如全者特其本
末耳希逸見之困欲合而一之所謂不揣其本而存其末者
也既不知三子又不知釋氏之道何況吾聖人之道乎

治心者叔氏之道也先王之道無之惟樂記害治心曰致樂
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夫以樂治心是乃以不
治之也蓋心者動物也不可得而治也治之而不治適以

亂之不若以不治之是以用藥此之謂不治之治先王之
術豈不妙哉

左氏傳載鄭氏南左右射注疏諸家皆每說說者以為旁射
東西非也按左手執弓為左射右手執弓為右射魏任王彰
善左右射見拾遺記蓋左射可射右射唯能子南為北者送
彼以示其兩長也若但旁射東西何足以言伎哉

劉子新論辨樂篇龜鼈襲樂記然其意亦好髡實知樂之用
者也非宋儒義理之學所能興知也

新論亦頗有益於人之書也特其昏盡是對偶之文說之可

歎也惜哉

正德五年

章廟尚幼。官方江島。葺數出。觀于勾瀾。昵優侏儒。且興朝士。及市井人。會于酒肆。淫亂極矣。事聞。執政河越候喬朝。令有司治之。獄連二十餘人。幽江島於高遠。候固其所。興交通者。皆或死。或流。或放。遂禁銅。余黨猶數十人。不可勝論也。干販故內相甲斐候吉保。既老。右鄙号保山居士。款生茂卿。見保山君曰。河越候將死。伊人自

憲廟執政歷

文廟。以至於今。十餘年。未嘗有過。令治宮女之獄。而過矣。河越候必悔之。必病。欲無死。得于是。歲妹河越候薨。

人之走也。以足。不以手。而束其手。則不可走也。鳥之飛也。以翼。不以足。而束其足。則不可飛也。由是觀之。無用之用。不可棄也。已。

一日。余與平子和。治及天文子。和曰。吾不識星。唯識北斗。与明星而已。余曰。北斗信子。識之矣。其所謂明星者。果是太白邪。莫是以歲星為明星邪。子和笑曰。吾不識真明星也。水鄉漁家。以漁代耕。故魚之多。寡猶穀之熟。興不熱也。漁家

欲魚之多而祈於浮屠二二惡殺而不能令魚不為漁者所獲何也魚之多寡造物者為之天之便也浮屠虽靈豈能勝天削魚之命哉祈而獲魚天福也非浮屠之力也此理甚明易見而世之愚者猶以浮屠尊於天悲夫

先王之道在礼道者虛也礼者實也夫礼無道張玄素問道文中子曰礼得而道存矣善哉可謂知道也

里中父老有信浮屠者勸太宰子念佛太宰子曰念佛何益父老曰成佛也曰翁朝夕念佛能生而成佛子將死而成佛也曰死而後成佛耳曰翁欲富貴乎曰欲之曰今有人告翁

曰單身之海島則向南面王富貴壽樂茂以加焉虽然一去不復得省鄉里不得見父母妻子兄弟親戚故旧不得交通消息則翁願之乎曰否我何願之太宰子曰善翁之不願也翁既不願海島王位而願死後成佛何也生而為海島王且尚不願而使余求死後成佛不亦迂哉翁虽勸之余弗能從也夫人之所以願富貴者豈特為其身受衣食宮室便令之舉載亦樂其貴則榮父母富則瞻親旧夸妻子耀鄉人也海島王之富貴則不然故虽愚人亦不願之也世之信浮屠者而誦經念佛者固多未有一人卜死而為極樂園王榮其宗族

偏其子胤令其鄉人觀之己身成紫磨金也光明赫奕者比
諸海島王之富貴其迂甚焉世人不願彼而願之抑何愚也
世說毛伯成常稱寧內蘭折玉摧不作蕭敷文采真有志者
之言哉凡為士者不可無是志也

或問孔子思中行之士而不得必取狂狷曰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為也狂之與狷亦有優劣乎答曰狂者有才而行或
不足狷者有守而才或不足是則狂狷亦各有所用不可論
優劣也惟狂可偽而狷不可偽則若狂易而狷難然狂全出
於性不可學而能之猶魚出於性亦可學而能之則若狂卻

難而狷卻易夫如是則二者皆兼有唯易其實皆性也已若
以教道言之則狷可以為教而狂不可以為教學狷而不成
尚不失為士所謂刻鵠不成類鶩者也學狂而不成徒放蕩
耳所謂畫虎類狗者也孟子曰人皆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
為有不為者知耻者也知耻者士也狂者或無耻由北觀之
二者亦非無優劣也予嘗言狂失諸放狷失諸隘其狂也
寧狷

碩人持極口稱婦人之美近於褻天保盛稱君子之春以日
日南山松柏為比近於搜緝衣好賢給之衣食不倦嫌於矯

飾以求名。蒼伯惡名，潛欲之。投豺虎，有北有昊，惡不仁而無己，不近於亂字。夫此四詩，皆吐露其情，不復含蓋。若出於後世，拙口之口，將惟見其可厭，復何堪。按覽詠歌字，此古之詩人，所以為不可及也。

張槿渠論鄭衛之音之淫，皆其水土之所令然。朱熹載之詩注，其說如可聽。然予謂樂音從民之所好，尚所習，風俗也。風俗係上之政，桀紂之所亡，禹湯之所興也。聖王豈易民而治字，亦在化之而已。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猶可化，況中土之民乎。故橫渠之論，未必然也。

不之興，弗無甚異義，通用亦可。若細分之，弗不之決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興對曰：不能。夫子言女決弗能救，興且有直言不能，是弗字意重，不字意輕。古昏中亦有如此公用者。若言弗聽，弗從，比之下不字者，其意決矣。正月之正，本邪正之正音。政，秦人諱，始皇之名，政故諱。正月之正音，征昭穆之昭，本昭明之昭音之遙。及晉人諱文王之諱，故諱昭穆之昭音，韜北二者皆固一。取諱避，變其正音，當貶之人，則不得不從後之諱。古經傳者，字以為法，何哉。今並當以本音，諱之為是。至於昭穆之昭，說文作佻音，韜予所不

信也

享保壬子秋山陰山陽南海西海凡三十余州方二千里蝗
冬大饑道饑相望大小諸候國告糴者五十四自古蝗之為
災未聞若是者

東都此以小暑始熱以土旺收盛行于民間王公貴人必待
入土用而後食之立殊以後不復食之及白露而死此其常
也癸丑夏不暑近立殊而此始熱立殊之後乃行于民間以
數言之當及寒露而後退白露便死二不與常年異此物候
之變也要之夏不暑而秋亦涼氣早至故也

庚戌秋海人風咳尋出麻其行自西而東半歲徧海內莫問
老幼病者十四五虫不甚多亦數十年一厄也癸丑殊七月
海內奇疫老幼咸病虫有免者則百一二耳民家盛戶道路
無人東都之市可設雀羅病家請醫夕先病名巫夕在林藥
殫醫有抱空囊以卦請者自古疫之行未聞如是奇且遍實
宇宙之一大厄也

夫棟不可以不聽過不可以不改人誰無過夕濕棟而正是
故甲過則乙棟乙棟乙過而丙棟乙不必智於甲丙不必賢
於乙古稱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譬之奕碁當局者昧旁觀者

明取於人以為善其善固極故從諫如順流改過如反掌人之善行也天之所祐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漢書張良傳云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豈易動以利賈豈猶言牧兒屠兒賤之詞非有深義也顏注高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云賈豈可謂鑿矣

張良傳又曰且楚唯毋彊六國後撓而從之陸氏為得而臣之唯辭也毋史記作無音義全毋強猶言莫強也蓋酈生欲立六國後以撓楚權今楚唯天下莫強焉雖立六國後恐未足以撓楚而六國且復撓而從之從楚之國漢晉淝臣之晉

灼韋昭皆如此說服虔曰唯當便楚無強今則六國弱而從之此說非也師古以服為是亦誤詳味本文其意自見

昏禮奠雁程子曰取其不再偶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也純謂朱子是也程子非也夫親迎奠雁者男子也不再偶者婦人之節也男子娶婦豈宜責其不再偶之節於親迎之初哉且况婦人有不幸而再嫁者於其子禮有送父及異母昆弟之服是在其初未可責不再偶之節於其婦也程子嘗謂孀婦之嫁者與婦娶之者俱失節豈不謬哉不學禮之過其為害也大

司馬相如者淫亂無行之人也亦阿諛逢迎之士也傳中所載文章子虛上林二賦其罪小論正罵父老二檄其罪大人賦其罪甚大至於封禪文其罪極大唯諫獵書僅見其忠於上然亦小善耳夫相如之行名教之所不容君子之所惡也安得以一小善贖數大罪哉

一日紫芝園修土庫圻者興二三傭夫來走其事予命家人煮茗以犒之皆輟事而飲茗傭夫有未室者圻者謂之曰爾何不要曰無可者也曰我為爾謀可乎曰可曰我所謀者無它伎能唯善食如何曰我不欲技能善食足矣全事者皆笑

吾家人聞之亦皆笑予曰勿笑夫傭夫知言哉凡人之患疾病為大人者苟有疾雖有伎能不可任用富者率因之損其貨貧者率因之廢其業豈不痛哉夫善食者必無疾二二者無以廢事是故丈夫而善食可以力作婦人而善食可以事人然則無疾善食者雖無技可以無飢貧者之福孰大焉夫傭夫不欲技能而欲取善食者可謂知所挾矣

故土浦候政直執政時有一士人執謁往見焉其父嘗為王朝膳夫死已久土浦候見士人曰子先君子為誰其人對曰臣先父二二因忽忘其父字乎沉吟久之終不能得士

紳候長者不敢復問為言他事士人應對失次慙懼兼至遂
巡而退迨于出門然後澣之及告舍人曰適來君候辱問鄙
人父鄙人善忘承問之際忽忘先人字號罪莫大焉令迺澣
之敢因執事聞之令人曰諾敢請以先君子字號見教士人
默然久之曰復忘之矣嗟呼鄙人善忘如此無復為人請辭
惟仁者矜之勿揚其罪幸甚遂去

曾皙名点人身色白曰皙点黑子也意者其人白皙而面有
黑子故各字云爾

礼記大學篇自宋人說者紛々要皆無誓之言也但來以為

古者大學記是也予謂先王養三老五更於大學必有乞言
之礼焉瀛疑北篇所記乃皆取三老五更之語以其所稱大
學之道乃先王之法言故著為大學記尔

有龜田某者仕於紀藩虽然亦學術略知道理遇一禪僧說
以佛道龜田曰師有妻子僧曰無有二子子僧曰既無妻焉
得有子曰然則師所說徒虛語耳吾聞叔迦在家取嘗有妻
子及為僧弃之是親連者知室家父子之情而厭弃之者也
故其說心法率得其真而人信之今師未知室家父子之情
而自言無情且勸割愛此所謂虛語耳吾未之信也僧默然

龜田以詔古河候忠良古河候稱善遂為余言之

蒲桃古來傳說皆云張騫使西域取來觀相如上林賦言苑中所有蒲桃在其中則張騫之前已有之矣

漢人有以破奴破胡廣漢為名者蓋漢事匈奴於是而有以擊胡拓地之功封侯者為人父母者內以是冀其子之福故名之以北廣漢者廣漢之封疆也

予甚愛鹽鐵論文典則雅訓論事明也立言如平有長者之風桓寬有如是之才識而班史不為立傳殊為可惜寬字次公汝南人事略見車千秋傳贊中治公羊春秋云

霍光傳廢昌邑王奏列羣臣三十六人名中有二光二廷三德二勝漢人多同名迺尔

萩生叔達考漢貳一斤當今三兩七八錢今大金一板重三兩六錢與漢一斤相近則漢貳黃金一斤殆當今大金一枚耳然則黃金四万斤為大金四万余板不如是其數多歟不知劉季何從得之

漢王受陳平黃金四万斤而不問出入此其所以卒能得天

下也至今人苟有漢王度量何大事之不濟哉

古河候城外二十里有藏火藥處甲寅六月十七日夜藏中

忽發火新陳火藥凡三万七千五百余斤一收爆昼色震天
地東都去古河百七十里而縣者咸驚以為地震後得其詳
疑乃叔世皆稱古河候蓄火藥之富云予見古河人而問故
焉曰人莫知其所以發火張華有言曰積油万石自然生火
豈火藥亦然耶古河候名忠良取方列相

浮屠言有地獄天堂俗儒言無地獄天堂色智二者皆無誓
之言也何則地獄天堂人未見其信者亦未見其信然以其
事在死後也夫古之君子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所謂地獄
天堂非先王之法言君子之所不敢言後之學者何敢言之

故言無地獄天堂者與言者地獄天堂者所爭在有無二字
其為無誓之言則全耳

